

殷墟博物苑  
苑刊

(创刊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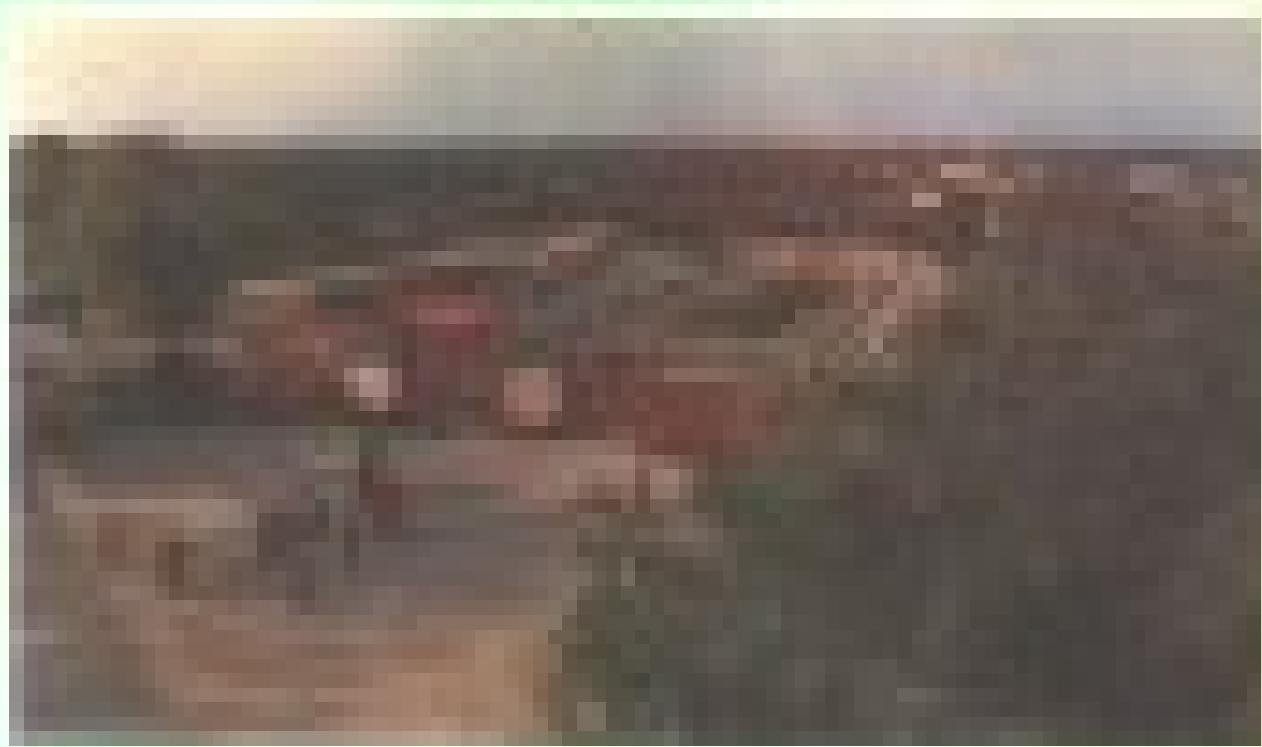
# 殷墟博物苑 刊苑

(创刊号)



五  
七  
律  
詩  
卷

七言律詩



# 殷墟博物苑刊

(创刊号)

殷墟博物苑 编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主编 胡厚宣  
副主编 朱启新 田昌五 杨学法  
编 委 王宇信 \* 田昌五 李 民  
李学勤 [美国]吉德炜  
(按姓氏笔划排列)  
朱启新 \* 邹 衡 杨升南 \*  
杨学法 张光银 张堂修  
胡厚宣 聂玉海  
(有“\*”者为执行编委)

### 殷墟博物苑苑刊 (创刊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南省浚县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6开本 16印张 370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统一书号： ISBN 7—5004—0671—1/K·79

定价： 10.00 元

# 发 刊 词

《殷墟博物苑苑刊》是由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和河南安阳市殷墟博物苑联合主办的。本刊是甲骨学、殷商史和殷商考古学等殷商文化研究学者的专门园地。

《殷墟博物苑苑刊》，立足全国，面向世界，力图反映殷商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本刊将为团结殷商文化研究队伍，带动社会上的有关力量，为提高殷商文化研究水平，增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奋斗。本刊还将加强与台湾学者和港澳学者的合作与团结，共同为弘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而努力。与此同时，开展与国外同行的学术交流，增进相互的了解和友谊，共同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做出贡献。

《殷墟博物苑苑刊》，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坚持学术民主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贯彻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的方针，开展学术讨论，鼓励有创造性的新见解和新发现，力争开创出殷商文化研究的新局面。一旦条件成熟，将定期出版。

《殷墟博物苑苑刊》欢迎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员和广大的殷商文化研究者赐稿。我们殷切地希望，国内外老一辈的学者大力支持这一在甲骨文故乡——安阳殷墟新开辟的学术园地。我们也热诚地希望，年青的殷商文化研究者，勇于探索，在安阳殷墟这一新开辟的学苑上植根，使殷商文化研究后继有人，成长、壮大！

我们相信，在中共河南安阳市委、安阳市人民政府、安阳市环保局、外事办公室的支持下，在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的指导下，《殷墟博物苑苑刊》这一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学术园地，通过广大殷商文化研究学者的辛勤耕耘，一定会在殷墟古老的土地上繁花似锦、硕果有成，推动殷商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

# 目 录

## 发刊词

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	胡厚宣	( 1 )
论商王庙号问题兼论同名和异名制及商周卜俗	杨希枚	( 9 )
中国古代的吉日与庙号	( 美国 ) 吉德炜	( 20 )
太甲、外丙的即位纠纷与商代王位继承制	常玉芝	( 33 )
论伊尹的出身及其在汤伐桀中的作用	徐喜辰	( 40 )
卜辞的河与《禹贡》大伾	刘起舒	( 45 )
殷墟甲骨文中的“河”	杨升南	( 54 )
殷墟与洹水的关系——殷墟圣地考	( 日本 ) 石田千秋	( 64 )
从殷墟甲骨卜辞看殷人对白马的重视	裘锡圭	( 70 )
亳杜考	( 日本 ) 小南一郎	( 73 )
卜辞所见子姓商族的结构——关于“子族”、“王族”的组成关系及其他	朱凤翰	( 76 )
商族起源地与商族名称的来源	孙 森	( 84 )
陕西商代方国考	陈全方 尚志儒	( 88 )
殷墟卜辞中的“蜀”——成都平原商代遗存初析	林 甸	( 98 )
试论康丁时代被锯截的卜旬辞	郭振禄	( 107 )
殷墟兽骨刻辞初探	刘一曼	( 113 )
孝己的存在与祖己卜辞的有无	郑慧生	( 122 )
甲骨文各期田猎卜辞的特点与辞例的比较	陈炜湛	( 129 )
论古代甲骨占卜的“三卜”制	宋镇豪	( 138 )
关于天理参考馆所藏第二期祭祀卜辞之若干片——兼论第二期周祭之社会的宗教的意义	( 日本 ) 伊藤道治	( 151 )
甲骨、金文中的“朝”与“明”字及其相关问题	王玉哲	( 160 )
说鬯鬯	( 香港 ) 单周尧	( 165 )
释“𠂇”“𠂇”诸字兼谈“降永”一辞	刘 刊	( 169 )
殷代的方术与阴阳五行思想的基础	常正光	( 175 )
三代的天文观察和五行交替理论的起源	( 美国 ) 班大为	( 183 )

- 谈殷代宇宙观与占卜 ..... (英国)艾 兰 (189)  
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 ..... 张闻玉 (199)
- 甲骨文中否定辞的构词形态 ..... (加拿大)高鳴謙一 (209)  
甲骨文动词探索——动词和名词的关系 ..... 赵 诚 (217)
- 商代陶文 ..... 高 明 (226)

附录：

- 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开幕词 ..... 胡厚宣 (236)  
在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 周谷城 (238)  
在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 孟祥锡 (239)  
在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致词 ..... (日本)伊藤道治 (240)  
在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贺词 ..... (美国)张光直 (241)  
在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致词 ..... (日本)池田末利 (242)  
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筹备经过 ..... 王宇信 (243)  
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闭幕词 ..... 胡厚宣 (244)  
在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 丁润明 (245)
-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章程 ..... (247)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会名单 ..... (248)
- 编后记 ..... (249)

# 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

胡 厚 宣

然的。”<sup>⑧</sup>

关于古文献上夏代地理的研究，近年来也很活跃。主要的可参看赵铁寒的《夏代诸帝所居考》<sup>⑨</sup>和严耕望的《夏代都居与二里头文化》<sup>⑩</sup>及其他有关论文。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一文，在引证了见于《左传》、《国语》、《诗》、《周诰》及《史记》引《战国策》的夏后的踪迹以后说：“据以上各书所记夏地，可知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半，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流。”<sup>⑪</sup>

前引《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也说，“古代文献中有关夏人活动的传说，为探索夏代文化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一般认为，有两个区域应特别予以重视：一个是河南西部的洛阳平原和颍水上游的登封、禹县一带；一个是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区。因为传说中夏代的都邑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大多同这两个地区有关。所以探索夏代文化的工作也以这两个地区为重点。”<sup>⑫</sup>

在考古学上晋南和豫西两个地区的二里头类型的文化遗址，与古代文献上这两个地区的夏代地理，完全相合，所以知道这两地区应当就是夏民族的所居。

二

这些年来，学术界关于夏文化的研究和讨论，十分活跃。主要的论文，可参看郑杰祥选编的《夏文化论文选集》<sup>⑬</sup>和中国先秦史学会选编的《夏史论丛》<sup>⑭</sup>。该书后面还附有《探索夏文化论著目录》。

在考古学上，关于晋南和豫西地区“二里头类型”的文化遗址发现很多。截至一九八五年，晋南地区发现36处，豫西地区发现63处<sup>⑮</sup>。研究和讨论的论文很多，主要的可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所著《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调查和试掘》<sup>⑯</sup>，李伯谦的《东下冯类型的初步分析》<sup>⑰</sup>，孙华《关于二里头文化》<sup>⑱</sup>和赵芝荃的《关于二里头文化类型与分期的问题》<sup>⑲</sup>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中说：“豫西地区和晋南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存，是在探索夏代文化的过程中发现的，并且成为可供进一步探讨的重要对象之一。二里头出土的标本经过碳<sub>14</sub>测定，一期至四期的年代约当公元前一九〇〇年至一六〇〇年。东下冯遗址测定的几个数据，也与二里头测定的数值相当或略晚。这些数值与推算的夏代纪年大致一致，因此人们对它寄以希望是很自

商王朝虽然灭了夏王朝，但是夏民族并未因此而被消灭和绝迹。傅斯年在《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一文说：“商人实未曾将夏之支姓一扫而光，而河东河南一带，始终负夏之名。至荀子时，尚有此称，《儒效篇》称‘君子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战国末尚存此名，殷周之际，诸夏必尚有甚多居中原者。”<sup>⑯</sup>

丁山在《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中说，“古之革命者，断其权不绝其世，移其民不改其都。殷人封夏后于杞，亦因于帝宁之故都。”<sup>⑰</sup>《论语·八佾》记“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礼记·礼运》记“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到孔子的时候，要谈夏礼，观夏道，还要去访问夏之故都。由此知道夏民族一直还没有灭亡。可见商王朝虽然灭了夏王朝，但夏民族决不会灭亡和绝迹。因此在殷代大量的甲骨卜辞中，一定会有夏民族的踪迹，可想而知。

甲骨文中在殷的西北，即晋南豫西地区的方国，主要有鬼方、舌方、土方、羌方和周方。其可以理解为夏民族的只有土方。

### 三

最早提出土方即是夏民族的，是郭沫若。郭沫若在一九三〇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九《夏禹的问题》一节，说“余意土方当即卜辞中所常见之敌国土方。”<sup>⑱</sup>又说，“所谓土方，即是夏民族。”<sup>⑲</sup>可惜后来对这一学说，并未坚持。

郭氏以土方即是夏民族，关于土方之地望，郭氏引《殷虚书契菁华》1版，“五日丁酉，允有来眚自西，沚畱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我二邑。舌方亦牧我西鄙田。”说，“由此例可知沚国在殷之西，而土方在其东，

舌方在其西。”<sup>⑳</sup>

又引《殷虚书契菁华》2版<sup>㉑</sup>“九日辛卯，允有来眚自北蚁，敏鬯告曰，土方牧我田十人。”说，“蚁亦国名，敏鬯当即蚁国人。此国在殷之北，则土方亦必在殷之北。合上例而言，则土方当在殷之西北或正北。”<sup>㉒</sup>

<sup>㉒</sup>

说土方为夏民族，其地望在殷之西北，都是非常正确的。

惟引《殷虚书契菁华》6版<sup>㉓</sup>“四日庚申，亦有来眚自北，子肆告曰，昔甲辰方征于蚁，俘人十又五人。五日戊申方亦征，俘人十又六人。”以方即土方，由日期推测，说，“则土方之疆域，盖在今山西北部，或包头附近也。是则土方当即猃狁之一大族。”<sup>㉔</sup>则地望嫌远了一些。

因为方不一定就是土方。陈梦家以为方即方夷，即《逸周书·王会解》“方人以孔鸟”之“方人”。<sup>㉕</sup>岛邦男以为除用作方向、方地、地方之外又被用作多方（粹1162、乙9082、金590）及方白（粹1316、甲1978、宁1.441）之方。多方与《周书》“四国多方”之方同语，方白与《礼记》“千里之外设方伯”之方伯同语<sup>㉖</sup>。

方如果不是土方，那包头附近，就嫌远了一些。

但是郭沫若称土方即是夏民族这一学说，在以后出版的论著中并未重加论述，好像并没有坚持这一学说。

一九三一年郭沫若又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一书<sup>㉗</sup>，其《释版》之后，附了一篇《土方考》。解放后出版新版，删去了《释版》一文，把《土方考》附在《释臣宰》一文的后边<sup>㉘</sup>。

一九三三年郭沫若又出版了《卜辞通纂》一书，在431片和513片的考释中，都谈到了土方和土方的地望问题<sup>㉙</sup>。

两书说法，都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旧说基本相同，但都未再申述土方即夏民族的学说。

## 四

一九三二年程憬作《夏民族考》<sup>④</sup>旧案重提，采取了郭沫若土方为夏民族的学说，而不采取其《殷虚书契菁华》6版方即土方之说，并反对其土方即猃狁之一大族之说。因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sup>⑤</sup>以猃狁为鬼方，卜辞自有鬼方<sup>⑥</sup>，则土方即非猃狁之一大族可知。

一九三七年杨宽作《说夏》，说：“卜辞中有土方者，郭沫若氏断为猃狁之一部落，其说似矣。而程憬以土夏古音同部，谓即有夏，其说无当。”<sup>⑦</sup>

一九四一年杨宽《说夏》一文，收入《古史辨》第七册，又补充说，“郭氏以《诗》禹敷下土方，土方即卜辞之土方，然又何解乎《天问》所云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乎。程憬夏民族考因谓四字衍文，其持论之悍如此。”<sup>⑧</sup>

其实郭氏以土方为猃狁之一部落，其不足取信，已见程憬驳文。至于《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除了程憬所说之外，朱熹本作“下土方”，注，“下土方盖用《商颂》语，四字之衍甚明。”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说，“柳集引与今同，《国学纪闻》二引正作下土方，下土方《诗》《书》成语，后人因王注方为四方，因而增四字也。”<sup>⑨</sup>游国恩《天问纂义》说，“下土方当如朱子说。”<sup>⑩</sup>

总之，郭沫若程憬认为土方即夏民族，这一说法十分正确。

## 五

殷武丁时的甲骨文中，关于土方之卜辞

极多，如郭氏所引两条卜辞，其全文是：

癸巳卜，殷，贞旬无祸。王占曰，有祟，其有来艰，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沚或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哉二邑，舌方亦侵我西鄙田。《菁》

1，翻《菁》2，《合》6057正  
同文的卜辞<sup>⑪</sup>，还有《合》6059，《合》6060，及《合》6061。卜辞说“有来艰自西”，是土方在殷之西。但卜辞又称：

癸未卜，殷，□□□□（贞旬无祸）  
《合》6057正

王占曰，有祟，其有来艰。迄至九日辛卯，允有来艰自北，叔妻妾或告曰，土方侵我田十人。《合》6057反  
是土方又在殷之北。所以郭氏说土方在殷之西北方。

土方在殷之西北方的证据，还有土方常与舌方同贞，除前举《菁》1，翻《菁》2，《合》6057正之外，又如：

王伐土方受有祐。  
贞我受舌方祐。《龟》2.7.9，  
《合》6431

王子卜，殷，贞舌方出，不唯我有作祸。五月。

王子卜，殷，贞舌方出，唯我有作祸。

乙卯卜，争，贞沚或𠂇册，王从伐土方受有祐。五月。《簠征》36、  
《续》3.10.2，《合》6087正<sup>⑫</sup>  
土方又常与下危同贞，如说：

□□□，殷，贞今告王伐土方受有□。□□□，□，贞今告王亩下危伐受□□。《簠征》24+35，《续》3.9.1，  
《合》6427<sup>⑬</sup>

辛巳卜，宾，贞今告王从□乘伐危受有祐。十一月。

□□□，宾，贞今告权正土方。

- 《续》3.8.9, 《合》6413  
王伐土方。  
危伐。 《合》39884
- 土方又常被戊人征伐，如说：  
甲寅卜，贞戊其获正土方，一月。  
《戬》12.14, 《续》3.9.5, 《通》506,  
《合》6452
- 舌方、下危、和戌皆在殷之西北<sup>⑧</sup>，则土方亦当在殷之西北甚明。  
知土方地处殷之西北。常常出来为害于殷人，如说：  
土方出。 《虚》1604, 《合》  
6381  
土方哉。 《京》1260, 《合》  
6439  
土口哉。 《合》6440正
- 土方出来为害于殷人，殷人首先祷告于先祖，如说：  
贞告土方。 《宁》3.70, 《合》  
39879  
贞告土方于上甲。  
贞告土方于上甲。 《天》60,  
《合》6384  
贞告土方于上甲。 《粹》1107,  
《合》6386  
癸巳卜，争，贞告土方于上甲。四月。 《契》68, 《合》6385正  
贞告土方于唐。 《天》61,  
《合》6388
- 至于征伐土方之役，或言征土方，如说：  
贞勿征土方。 《粹》1102,  
《合》6447  
贞勿唯土方征。 《粹》1106,  
《合》6446  
贞王唯土方口。 《七》5120  
乙卯卜，殷，贞王苗土方征。三  
《虚》2338, 《合》6442
- 乙卯卜，殷，贞王苗土方征。四  
《合》6443 (以上两版同文)  
贞王勿唯土方征。 《龟》1.27.13,  
《合》6445  
贞王勿唯土方征。 《合》6444  
(以上两版同文)  
戊午卜，殷，贞今告王征土方。  
《合》6441  
余其征土方。 《戬》12.11,  
《续》3.9.6, 《合》6453  
贞获征土方。  
贞弗其获正土方。 《甲》3329  
+ 3346, 《合》6451正
- 或言伐土方，如说：  
伐土方。 《契》233  
伐土方受有祐。  
贞弗其受口方祐。 《后·上》18.1,  
《合》6432  
伐土方受有祐。 《六中》87,  
《合》6433  
伐土方口有口。 《合》6437  
己巳卜，争，口口伐土方。 《合》  
6434  
口未卜，殷，口今告王伐土方口口  
口。 《京》1257  
辛巳卜，争，贞今口口伐土方受口  
口。 《合》6436  
贞口告王伐土口下上若，口我口。  
《续存上》593, 《合》6428  
口口口，殷，贞土方还，口口伐受  
口口。 《合》6454
- 或言王徂土方，如说：  
口王口土口。  
贞徂土方。 《合》6396  
口王口土口。  
贞王徂口方。 《南明》166,  
《合》6393

王徂土方。

□勿徂土方。《前》7.12.4，  
《通》509，《合》6392

贞王徂土方。

□王□徂□方。《金》606，  
《合》39880

贞王徂土□。

贞王勿徂土方。《前》7.7.4，  
《合》6389

贞王徂土方。《侯》30，《合》  
6391

贞王勿徂土方。《续存上》592，  
《合》6395

贞王勿徂土方。《董典》98+  
《游》10，《合》6394

庚申卜，争，贞王徂土方。《京  
人》885，《合》6390

戊辰卜，殽，贞王徂土方。《京》  
1255

□□卜，争，贞王徂土方。《金》  
539，《合》39882

□申卜，争，贞王徂土□。《金》  
538，《合》39881

壬辰卜，殽，贞今告王徂土方受有  
□。

癸巳卜，殽，贞今告王徂土方受有  
□。《续》3.10.1，《合》6354正

或言王徂伐土方，如说：

王徂伐土方。《合》6400

庚申卜，□，贞今告□徂□□。

庚申卜，殽，贞今告王徂伐土方。  
《乙》6399

庚申卜，殽，贞□□□伐土方受  
□□。

庚申卜，□，贞今告王徂伐土方□  
有□。《乙》6398

或言王安伐土方，如说：

贞今□王安伐土方受□□。《前》

6.30.1，《通》507，《合》6425

或言暨土方，如说：

□戌卜，□，贞□暨再册暨土□王  
从□□□。《粹》1098，《合》6405  
正

或言矢土方，如说：

贞帝不我矢土方。《散》2

或言隻土方，如说：

贞弗其隻土方。《后下》37.6，  
《合》6450

至于征伐土方之统帅，则恒为殷王武丁  
自己。或言王征土方，或言王伐土方，或言  
王徂伐土方，或言王安伐土方，卜辞已见前  
引。又常见武将沚戬和望乘，引辞也已见前。

此外殷王武丁又常从武将沚戬去征伐土  
方。如说：

贞王从沚戬伐土方。《后上》

17.6，《合》6419

贞王□沚戬伐土方。《殷古》

4.1

辛酉卜，殽，贞王从沚戬伐土□。  
《铁》122.2，《合》6421

丙午卜，殽，□□□沚戬□土方。  
《七丁》13，《合》39888

丁巳卜，殽，贞王亩沚戬从伐土方。  
《粹》12.13，《续》6.16.7，《合》6416

□巳卜，殽，贞王亩沚戬从伐土方。  
《粹》1099，《合》6415（以上两版同文）

戊午卜，宾，贞王从沚戬伐土方  
受有□。二 《后上》17.5，《通》511，  
《合》6417正

□午卜，□，贞王从沚戬伐土受有  
祐。五□。《七丁》9，《合》39885  
(以上两版同文)

丁丑卜，殽，贞今告王从沚戬伐土  
方受有祐。《库》1599，《合》39887

口口口，口口今告口从沚口伐土方受祐。四月。《粹》1104，《合》6420

乙卯卜，口，贞沚戬再册王从伐土方受有祐。《合》6402正

口口口，口，贞沚戬再册王从伐土方口有口。

口口口，殷，贞沚戬再册，王勿眷从，五月。《合》6401

口辰卜，口，贞沚戬口册，王口伐土方受口口。《合》6403

贞勿从戬伐土方。《续》3.9.4，《合》6423

乙酉卜，贞今告勿从戬伐土方。《甲》2241，《合》6424

辛巳卜，殷，贞今告王亩戬从伐土方下上若受口口。《合》6418  
又常命令三族从沚戬伐土方，如说：

口戌卜，争，贞令三族口沚戬口土口受口祐。《甲》948，《合》6438

殷王武丁又常从武将望乘伐土方，除前引卜辞之外，又如说：

己酉卜，殷，贞今告王亩土口口。

己酉卜，殷，贞今告王从口口口口口。贞王勿从望乘口口口。《库》1558，《合》39889

殷王武丁又常命令他的配偶妇好伐土方，如说：

贞王勿口妇好伐土方。《库》237，《合》39886

辛巳卜，争，贞今告王从人呼妇好伐土方受有祐。五月。《合》6412

殷王武丁征伐土方，常召集群众，人多时或至三千五千，如卜辞说：

贞勿从人伐土口。《续》3.11.1，《合》6414

登人三千呼伐土方。《前》6.61.5+

6.34.2，《通》28，《合》6407

丁酉卜，殷，贞今告王从人五千征土方受有祐。三月。三《后上》31.5，《通》34，《合》6409

丁酉卜，殷，贞今告口口人五口征口口口口。《合》6410（以上两版同文）

由以上这些卜辞，可以知道在殷武丁时土方是如何猖獗，以及殷人是如何重视了。

## 六

土方之名，亦见于古文献。《诗·商颂》“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楚辞·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尚书序》“帝釐下土方”。敷的意思是治，釐的意思是理。“帝釐下土方”，犹言帝命禹釐下土方。这里说禹敷下土方，禹省下土方，禹釐下土方，则禹与土方之关系，以及土方即是夏，就非常明了。

土与夏在古韵又同在魚部。又《诗·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下土相协。《诗·陈风·宛丘》说，“宛丘之下，无冬无夏”，下夏相协。《左传》僖公二年“下阳”，公羊传和穀梁传都作“夏阳”。《楚辞·天问》“夏民”，《书·吕刑》作“下民”。夏下得相通。秦卿牙刻石说“六合之内，皇天之土，东有东海，北过大夏。”是下土相协下夏相通，土与夏亦相通假。

古文献中土又通杜，《世本》“相土作乘马”，《荀子·解蔽篇》作“乘杜作乘马”。杜又通作雅，《吕氏春秋·勿躬》说“乘雅作驾”，雅又通作夏。《荀子·荣辱篇》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作“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荀子·荣辱篇》君子安雅条说，“雅读为

夏”，又说，“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雅借为夏。”《墨子·天志下》说“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俞樾《诸子平议》说，“大夏即大雅。荀子荣辱篇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夏与雅通也。”

土通杜，杜通雅，雅通夏，是土即夏也。

程憬说，“商颂为周时宋人所作，诗中言及有夏，仍然袭用土方旧名，盖属自然之事。”<sup>⑨</sup>

## 七

前引卜辞，大体皆殷武丁时所卜。但是在殷武丁以后，为什么就很少征伐土方的卜辞了呢？我认为这与以下武丁时两条卜辞所卜的内容有关。卜辞说：

贞作大邑于唐土。 《金》611  
己卯卜，争，贞王作邑帝若，我从之唐。 《乙》570

作之意犹封，作之意为建筑。就封疆而言谓之作，就建筑而言谓之作。作邑犹言作大邑。帝是上帝，若读为诺。一辞大意说，贞问若作大邑于唐土好么？二辞大意说，己卯日占卜，贞人争问卦，问主要建筑城邑上帝允许么？最后可能认为上帝允许了，乃从命作邑于唐。

唐即唐土，唐地名，在今山西河汾之间，翼城一带。土即土方之土，犹言夏人，唐土者，意思是居住夏人的唐地。《左传》昭公元年说，“昔高辛氏（推世本，是为帝喾）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后帝（杜注尧也）不臧，迁实沈于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大夏服虔注，“在汾浍之间”，即今翼城之区。大夏即唐土，唐人所居大夏之地，古文献与卜辞相合。

殷王武丁征伐了土方之后，又在夏民族所居中心唐土一地始建大邑，以监视并镇压夏人，可能已见效果。所以殷武丁以后土方反叛入侵及殷王征伐土方之卜辞就大为减少了。

## 注 解

- ①郑杰祥：《夏文化论文选集》，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五年。
- ②中国先秦史学会：《夏史论丛》，齐鲁书社出版，一九八五年。
-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九八四年。
-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一九八〇年，3期。
- ⑤李伯谦：《东下冯类型的初步分析》，《中原文物》，一九八一年，1期。
- ⑥孙华：《关于二里头文化》，《考古》，一九八〇年，6期。
- ⑦赵芝荃：《关于二里头文化类型与分期的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二，一九八六年。
-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页214，一九八四年。
- ⑨赵铁寒：《夏代诸侯所居考》，《大陆杂志》9卷10期，一九五四年。
- ⑩严耕望：《夏代都居与二里头文化》，《大陆杂志》61卷5期，一九八〇年。
- ⑪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蔡元培65岁纪念论文集》下册，一九三五年。
- 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页211，一九八四年。
- ⑬傅斯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一九三〇年。

- ⑭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本1分，一九三五年。
- ⑮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51页，一九三〇年。
- ⑯同上352页。
- ⑰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土方考》引此称《殷虚书契菁华》第二版，所据乃翻印本，页码装订有误，今据乃初印本页码。
- ⑱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51页，一九三〇年。
- ⑲郭书引此称《殷虚书契菁华》第六版，乃据翻印本，页码有误，今据乃初印本页码。
- ⑳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52页，一九三〇年。
- ㉑郭书引此称《殷虚书契菁华》第五版，所据乃翻印本，页码有误，今据乃初印本页码。
- ㉒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52页，一九三〇年。
- ㉓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270页，一九五六年。
- ㉔島邦男：《殷虚卜辞研究》，温天河、李寿林汉译本381页，原著一九五八年，汉译本一九七五年。
- ㉕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一九三一年。
- ㉖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改编重印本，一九五二年。
- ㉗郭沫若：《卜辞通纂》，一九三三年。
- ㉘程憬：《夏民族考》，《大陆杂志》1卷5、6期，一九三二年。
- ㉙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见《观堂集林》卷13。
- ㉚卜辞鬼方凡三见，见《乙》6684，《甲》3343，《合》8593。
- ㉛杨宽：《说夏》，《禹贡》半月刊七卷6、7期，一九三七年。
- ㉜杨宽：《古史辨》第七册上编，《中国上古史导论》页280—281，一九四一年。
- ㉝姜亮夫：《屈原赋校注》306页，一九五七年。
- ㉞游国恩：《天问纂义》177—183页，一九八二年。
- ㉟胡厚宣：《卜辞同文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9本，一九四七年。
- ㉟又《库》1549，《合》39853与此片同文。
- ㉟又《龟》2.9.1，《通》514，《合》6426与此片同文。
- ㉟胡厚宣：《殷代舌方考》，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二册，一九四四年。
- ㉟程憬：《夏民族考》，《大陆杂志》1卷5期9页，一九三二年。

# 论商王庙号问题 兼论同名和异名制及商周卜俗

杨希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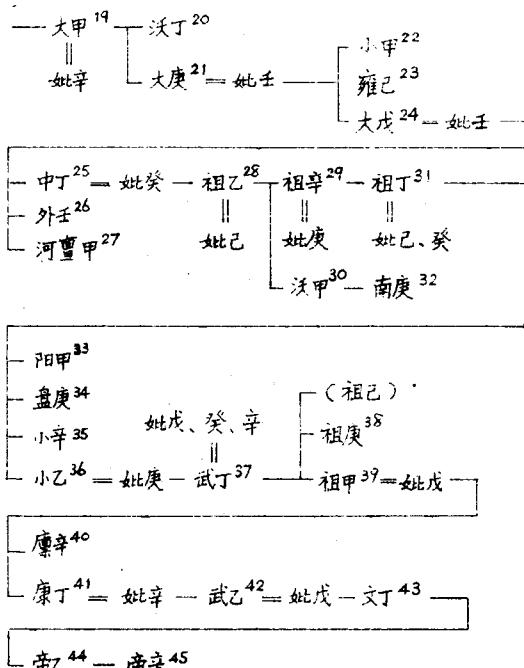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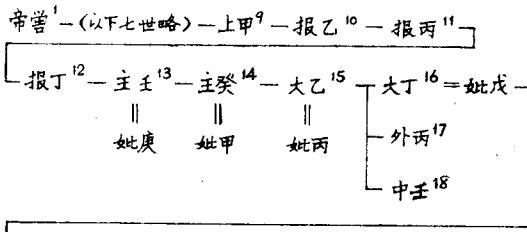
## 一、过去研究简介及本文撰写旨趣

《史记·殷本纪》记载了一项关于商王族的帝系资料。这项资料经近世甲骨文字学家根据卜辞祭祀商代先王先公的史料，证实绝大部分应属正确，并补充了一些商王的配偶，即王妣。这里，我们主要根据著名甲骨文字学家“四堂”中的郭鼎堂和董彦堂两位先生的考订<sup>①</sup>，列商王及妣的世系谱表于下，以便于说明和分析。不过，谱表仅依《史记》所载商王庙号，而不附卜辞称号。

从这份谱表上，我们可一望而知关系着下列的一些商代社会制度：

- (一) 商王和妣死后的十干庙号命名制
- (二) 商王族一夫一妻兼一夫多妻的婚制
- (三) 商王室父死子继兼兄终弟及的王权继承制

## 商王族帝系谱



此外，系谱资料或仍涉及其他制度，至少是商代有无谥法，即王公诸侯死后神主称号的命名制。而实际上，有的学者或称神主之号为庙号，有的学者或称商王庙号为谥号，且据此认为谥法滥觞于商代。著者已另撰文讨论，而本文则仅限于商王和妣的庙号问题的讨论。

按商王和妣的庙号（即一般所谓商王庙号）问题，从谱表上看，实际上应包括两个子题，即：

(一) 自上甲至帝辛廿三世的商王和妣均依十干命名庙号，其故安在？又是否与商人以干支纪日之制有关。易言之，这里是关于庙号起源的一个问题。

(二) 各世商王和妣的庙号呈现着一些多多少少规律性的或同或异的命名现象，尤其是祖孙同名现象，其故安在？又应否关系着某些命名原则？显然，这里是如何理解商王和妣庙号的或同或异的命名现象问题。

上述两个问题显然是不同性质的，而分属于两个范畴，因此不能从庙号的异同现象解释庙号起源，也不能从庙号起源解释庙号所以有异同的现象。在问题的讨论上，这两个问题应该分别求其解释，而不应混为一谈。

现在，让我们略加说明一下关于过去学者研究商王庙号的成果。虽然，这也许是众所周知的。按自东汉三国以来迄于晚近，学者关于商王庙号问题的讨论均集中于庙号起源问题，但异说纷纭，终无定论。学者的论点主要分为两派，即庙号源于生日干名说和死后追命说。前一派学者较少<sup>②</sup>，而另一派则又分为死后依生日干名和死日干名追命说<sup>③</sup>，且大抵认为“专为祭而设”，即与商王祭日有关<sup>④</sup>。此外，或认为庙号类似后世所谓排字<sup>⑤</sup>，或认为“是依了世次、长幼、及位先后、死亡先后，顺着天干排下去”<sup>⑥</sup>。但凡此既均属空泛或变数太多的推测，且都不能说明庙号或同或异的命名现象。

一九五七年，李学勤同志根据卜辞实证，指出商王庙号源于卜选商王死后祭日的十干之称<sup>⑦</sup>。这个说法，就著者所知，古文字学家于李氏引据的卜辞似犹未提出异议，且就下文所论商周卜俗而言，也足补李氏卜选祭日说之不误。易言之，商王庙号起源问题于一九五七年应已经解决了。不过李氏论文由于主要在于评论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一书，而非专论庙号问题，因此对于商王庙

号或同或异的命名现象未作进一步地讨论，且证诸下文所论，仅止于选祭日说也仍不能解释庙号所以有或异或同的命名现象。

如是，一九六三年，执教于美耶鲁大学人类学系的张光直教授发表了《商王庙号新考》（下称《新考》）一文<sup>⑧</sup>。张氏文中在检讨诸家旧说时，虽认为李学勤“卜选说，倘所举的卜辞的实例可靠，倒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但他并没有根据这个值得注意的实例作进一步地研究，却又提出：

卜选说，倘非把庙号的决定归之于神意或祖先的意旨，则也非把它归之于偶然的因素……我怀疑这很可能代表一种社会习俗的仪式性的认可，而这种社会习俗的来源则另当有所自。<sup>⑨</sup>

张氏所谓“当有所自”，则指的是他提出的商王族二分亲族支派和两派轮留执政说——一种借认为商王父子应是舅舅的主观解释和亲子娶姐妹之女的假设理论所导出的假说。而且，张氏认为，商王族系谱所见“A—B—A—B”式，具体地说，也就是“甲—丁—乙—丁”式（乙，张氏认为等于甲）的祖孙隔代同称现象，就是他的假说的明证。虽然，实际上，张氏是用他的假说来解释祖孙同称现象，并进而证说庙号源于商王生前所属的二分亲族支派的干名。

因此，《新考》一文发表后，迅即引起中国台湾、日本和加拿大各国的许多学者先后撰文讨论<sup>⑩</sup>，于是商王庙号问题一时成为六十年代轰动国际的一项热门问题。

本文的主旨有二，即(1)拟就商周的卜俗，说明商王之丧必须卜选祭日，从而依祭日之干名命名所祭商王的庙号，即商王死后神主之号；(2)拟就一些民族的家族个体同名(homonymy)和异名(heteronymy)制说明，商王族系谱的或同或异的庙号命名现象，尤其祖孙隔代同名现象，实是许多民族常见